前情提要：0 ~0 a3 @1 |0 O. F  
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取经途中，孙悟空前去化斋，却不觉被摄入情魔幻境中，经历了多个世界，见到了种种奇异景象，又发现师父在花花世界与东梁女国国主成了亲，当了大将军，沙僧远遁，八戒从军。不知不觉中，孙悟空破了戒心，五色昏乱，情欲缠身，身被囚禁在银铙当中，神魂被迷了心窍，竟投生成九头驸马和万圣宫主之女，号为飞龙郡主。飞龙郡主长大之后，本欲比武招亲，却被阴谋设计，惨遭灭门血案。而血案的谋主竟然是唐玄奘，灭门凶手竟然是猪八戒、沙和尚，还有……第二个孙悟空？！% {: ]5 d: d" |5 l9 O  
0 f' T4 \9 Q- k9 D9 t  
" k/ N; F- q! t& V) s  
****第十七回 凄凉薄命孤女落魄 鬼蜮毒心世人无情****: w7 J# @9 E" U  D, \_& G\* x" m  
% l, R- b% l8 l7 y. S; {  
话说飞龙醒觉过来，心想：“适才一梦，定非虚妄。师父言我有亲人罹难，当速去金光塔才是。”- |\* \2 {: A% z6 {  
& l% F6 d\* X$ w( k# x: c2 m  
飞龙从锦盒里出来，但闻四下里寂静无声，只见些倒壁红墙，不见了楼台殿宇，不免妙目含泪，悲上心头，虽然切齿痛恨，一时也无暇顾及，疾忙纵起云头，径奔祭赛国而来。; m, e4 e0 J8 i1 X. D; ~- a$ a) K  
  
不一时，已到了祭赛国金光寺，飞龙掩一朵乌云，隐起身形，却看见那金光寺十三层宝塔之下，有数十个兵卒梭巡，又有十余个僧人往来洒扫。飞龙怕漏了风声，不敢下去，直等到天色晦暗，谯楼上三更鼓齐发，正是那：四壁寒风起，万家灯火明。六街关户牖，三市闭门庭。\* b; Q7 l9 T+ @0 h7 a4 K/ R  w6 \6 P! Q0 H  
" G/ `1 q9 Q# j. v  
飞龙看那和尚自去僧房睡觉，士卒们个个困顿假寐，方才纵身直入金光塔。一进十三层，却见那龙婆锁在塔心柱上，有铁索一条，把龙婆琵琶骨穿了，龙婆低声呻吟不止，真个是凄惨杀人！  
  
飞龙惊问道：“外婆为何如此？”( ?% ?8 U5 h1 b- Y" K  
  
龙婆惨然道：“我便是被那者行孙、猪悟能、沙悟净拿住了，说甚么家无全犯，留我一命，只便要我长远替他看塔。却不料是如此看法！”  
8 [! U" ~" H& }\* P' T4 \_; P\* I8 a  
飞龙心下惨然，欲要大哭出声，又怕惊醒了士卒，反坏了事，只好低低啜泣，泪珠儿像雨点一般落下来。龙婆也相对垂泪。& B" c! H+ L& M& S; R+ d  v  
飞龙哭了一歇，便道：“我这就救外婆出去。”( O; U! h9 ~; u% J  
! p. Q4 n/ e4 ?5 A6 q  
龙婆道：“孩儿不知，这塔里有士卒巡视，说是每三日送饮食一餐，与我度口，我若少有差讹，即行处斩。孩儿若放了我出去，被那士卒发现，禀上者行孙，怕是连孩儿亦性命难保。我已年迈，又负了重伤，能再活几日？孩儿休要管我，可速速离去！”  
  
飞龙沉思一阵，剑眉一竖，使个天书中学的解索法儿，喝一声“解！”，只见那铁索自己落下来。龙婆吃了一惊，又见飞龙从怀中取出玉龙龙珠，咬破舌头，一口血喷在龙珠上面，再吃一惊，忙忙低声呼曰：“孩儿万万不可如此！日前你与那玉龙相斗，已丧了一半功力，若行此幻术，另一半法力亦不能保。可惜你这十几年修炼化为泡影了！”8 S% p- }5 {4 D! g+ N. v  
  
飞龙泣曰：“孩儿只有外婆这一个亲人了，若不能救外婆出去，我心何忍？”低喝一声“变！”却就把龙珠变作龙婆形象，变得容貌一般，相貌皆同，问他也就说话，叫名也就答应。  
  
飞龙背起龙婆，悄悄纵起云头出去。到那乱石山脚落下云来，已使尽全身法力。于是飞龙化成个美貌少女，找些器械，伐木拔草，在山间盖起一座草庐，将龙婆安置其中，日日搬柴运米，养活龙婆。  
  
却不料龙婆伤势太重，飞龙虽然竭力寻医访药，隔了半年，还是回天乏术，呜呼哀哉了。飞龙只得买来棺木，成殓了外婆，伏在墓上，痛哭了一日一夜，不觉神昏力疲，支持不定，倒在墓旁，宛如入梦。忽觉有人唤道：“郡主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！”0 T' D$ w) K! Q  
. W- G# V! D' N1 D0 e" d' R7 X  
飞龙冥然睁眼一瞧，却是个青面獠牙的魔怪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却又猛然记起：这怪物，真个好似见过面儿，可又记不起来。那魔怪含笑问道：“你从何处见我来？可能记得？”飞龙又记了多时，半晌回答不出。  
" i\* C( C3 |3 Y$ n" w. ], |  
那怪物笑道：“我乃是迷识林迷识魔王是也，十几年前与小姐有一面之缘。如今奉我家主人之名，特来送小姐受一番磨难，方能得无上妙道也。”说罢，一口气吹来，飞龙已经渺渺茫茫，毫无知觉矣。  
! E- o$ l' Q1 H0 ]  
无何醒转，飞龙不觉头晕眼花，静息半晌，开眼看时，见身已在一屋之中。转睛细视，有一年老婆子在灶前中煮饭，自己身上，倒换了一身衲裰干衣。那婆子见飞龙醒觉，自然细问根由。飞龙却昏昏然不知所以，除了自己名姓以外，竟把前番事情尽都忘记了，不知自己出身来历，竟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个人间少女了。又与那婆子动问一番，方知该婆子姓郑，无儿无女，自己幸得她搭救，十分铭感。是夜在她屋内过了一宵，过了数日，又认郑氏作了干娘。母女二人以女红为生，日子虽清贫，倒也安乐。) I6 X1 j) W5 E) X/ {1 h, O  
$ \_! h( X6 U& X5 P' W  
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。过了些日子，世人纷传有乱兵过境，烧杀掳掠，奸淫妇女。郑氏母女二人心惊胆颤，连夜打点行李趁天未明，一人提了一个包袱出了门，将门虚掩好，急急向湖边走去，欲要乘船逃难。且喜一路无人，天将明时，到了江边。  此时天色尚早，江边虽有十余只船，却不见一个人。二人在石上坐了歇息，忽见一只小船上推开了篷，钻出一个人来用手揉着眼睛，在舱口边撒溺。3 U6 ]. x7 K4 F2 t7 O" Q  
0 m6 ]6 ]) J0 Z- x: ~\* s9 l  
二人掉开头，听得那人叫道：“二位可是趁船的？要到哪里去？”二人回过头来，见那人已经跳上岸来走到身边。# M, f3 a( E9 V4 v0 H1 v  
  
二人站起身，郑氏应道：“要趁船到山阴南林的，只是不能另搭别客，只单载我二人。”那人把二人相了个仔细，连声应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，请二人作速上船，早点开船。”  
' }3 q; L/ [2 E+ j& G: S, z7 N  
郑氏道：“船价也须说个明白。”" S3 w9 t2 o" k1 [5 I  
: b1 J3 A! Z" @9 ]. |  
那人道：“容易，容易，且到船上再说。”" T\* K2 u9 J" o) e2 l  
7 P# @% i) M1 }2 a  
郑氏道：“先讲定了的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二两银子，饭食酒钱通在其内，可好？”郑氏一想，甚是便宜，点头应了。5 h1 x8 ?0 W& I4 I' n" b  
6 F& v# J2 ]% g0 s2 }! Z' p  
那人就提了两个包袱，一同上了船，又叫道：“瘌痢头，为甚睡着不起来？有了生意了，快起来收拾开船？”  
  
听得后梢上有人呵呵地应了几声，霎时后梢的篷也推开了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巾帻未戴，头上光塌塌没一根毛，生得吊眉凹眼，耸肩挺胸，不象个善良之辈。. G% V+ T6 E' M8 z7 ~  
  
飞龙见了，心中疑虑，再细看先前那人生得满脸横肉，鹘眼狼须，腰粗膀阔，年纪都在四十内外，便悄悄对干妈道：“我看这两人都是凶相，我们另外寻船罢。”  W& y$ j4 V/ |  
  
郑氏道：“此去一路都是热闹的地方，谅不妨事。已经上了船，怎好下去？我们遇事警觉些便了。”  
. ~' S+ X9 Q6 R  
飞龙只是闷闷不乐。瘌痢头早钻进中舱来，替二人打开包袱，取被盖铺好，向二人道：“天气尚早。再睡睡罢。我们就此开船，等饭熟了来叫你们。”  
  
郑氏问道：“船主贵姓？”瘌痢头道：“我叫仇三，是雇工，那位才是船主，他叫贾兴。”  
0 I/ Z4 ~7 w0 s5 n  j  
贾兴在船头上叫道：“不要耽搁了，快快收拾开船！”仇三应了一声，钻出舱去，从后梢跳上岸去，解了缆索，跳上船来，挂了双桨。贾兴在船头一篙点开，咿咿唔唔船便开了。0 I3 i; ~1 L0 X# [2 q6 i/ E  
4 H4 W  d: C" K6 z1 `) G4 \_  
郑氏因一夜未曾睡好，便伏着枕睡了。飞龙甚觉放心不下，靠在铺上，呆呆地不言不语。一路上，船上两人备茶备饭，甚是殷勤。走了两日，从未进过中舱，飞龙方略略放了心。# u# a3 @3 M. v6 [( G\* ?- y  
2 x9 ]' m\* \_" a  
忽然一日，天降大雪，又夹着风狂雨骤，十分寒冷。行了十余里，实在行走不得，只得寻个避风的所在靠了船。贾兴两人呵着手，摇着头，齐声道：“好冷！好冷！”盖好了篷，蹲在船头，贾兴道：“怎得一壶酒来暖暖身上便好？”仇三道：“这个荒僻地方人烟俱无，哪里去买酒？”& \_$ G; J- {; x2 Z% r7 o  
  
飞龙听了偏着头从篷缝里望去，果然没个人家，只见雨雪交飞，冻云欲堕，暗沉沉十分幽僻，心中焦急，扭转头对郑氏道：“干妈，难道船就停在此处吗？”  
  
郑氏道：“雨雪大得紧，实实船行不动，等着雨雪小了，自然要走的。你身上冷，可多穿一件衣服。”飞龙道：“尽可过得，干妈可要添衣。”郑氏道：“衣不要添，倒想口热酒吃，暖和暖和。”2 J; V! q' h  a3 S3 o  
  
这话却被贾兴听得，便接口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寻一寻，若有买处，岂不是好？”6 b4 Y' h: g: D7 p' h0 c: C6 I& ~  
& N( u, H& d% U\* x# `: @  
郑氏道：“我不过说说，船主不必寻去，怕耽搁走路的工夫。”  
  
贾兴道：“看来今天的风雪一刻不会小的，且去寻些酒菜吃了，手脚灵活些，把船撑在前面热闹地方歇宿。天暗了，多走几程，不会耽搁。”贾兴一面说话，一面取钱，提了一个瓦罐，推开篷，戴顶箬笠，跳上岸去了。郑氏道：“这船主人恁样和气，到了南林另外把几钱银子给把他买酒吃。”飞龙点一点头，总觉心里不快。仇三自在后梢烧火。0 E# n$ J& N, m  G  
. E8 ?$ f2 |& y  
有一个时辰，贾兴转来，提着一只肥鸡，一块肴肉，兼有些葱姜食料，揭了箬笠，跳上船来，把篷盖好，连酒罐一齐放下道：“离此三里才有个小集镇，好在酒菜都有，火速弄来吃了好趱程。”仇三接去，灶里添了些火。  
  p9 [; \3 Z% j3 A7 N- t\* {  
半个时辰，煮熟了，分作两盘，酒也烫暖了，用了一把小壶盛了半壶，连菜递进中舱。郑氏接来安放好，便斟了一杯酒，先吃起来，又叫飞龙吃两杯。6 h6 M9 D1 l( E' E6 M( c  
  
郑氏平日是喜吃两杯酒的，遇着这样雪天扁舟闷守，正是用得着酒的时候，便尽量地吃。不过五七杯，酒便没了，叫道：“船家，酒还有么？”% c9 J7 }+ ^9 V6 O/ \_$ j  
2 m/ @( p& P' z1 C$ P2 J& K  
贾兴道：“有，有，还多哩！”递壶出去，却满满盛了一壶递进来。郑氏接了，眉欢眼笑，满满斟了，到口就干，又叫飞龙再吃两杯。飞龙吃了一杯，正待叫船家盛饭，忽见干妈眼斜口张流出涎来，倒卧铺上，急问干妈怎么样。想用手去扶她，不料自己也是头晕手软，坐不稳倒了下去，只听得船上两人在后梢拍手笑道：“着了！着了！”此后便人事不知。% Z9 A1 |/ e0 Q( \  
. W# q% T- B8 F1 D  
原来先半壶酒是好的，后来满壶放了麻药，因此郑氏与飞龙着了道儿。  
  
贾兴便对仇三道：“还是依我的主意，老的一个结果了她，只留下小的稳妥。”' H8 f5 E0 `+ ~; [) E9 d  P# Z5 h  
  
仇三道：“老的也好值十来贯钱，丢了可惜，还是依我的主意，分作两起安置。”: X- p' S+ K6 h+ [' }# E$ `. A  
# T# W0 j4 ]0 }7 \_  \6 M% v5 p  
贾兴道：“老三，倘若到了那时声张起来，误事不少。你总依我的好。”  
\* P9 c+ `' x7 a2 E4 K  
仇三应了，便一齐钻进中舱，先把郑氏的穿戴剥取下来，然后扛着掀开篷，掼下水去。可怜郑氏一片好心，竟自糊糊涂涂淹死湖中。二人理好篷又进舱来，打开那个包袱，却也有十余两白银，钗环簪珥略有几件，好不欢喜。5 H" U( ]1 W. u# i. A1 m7 D  
  
贾兴道：“此去南湄不过十三四里，我们此刻就开船，到了那里就是我前日对你说的那主儿。这个女子的模样儿至少也得取他三五百金，你我都有得日子过了。”仇三听了，喜之不尽，把被盖替飞龙盖好，一齐出舱，急急吃饱了，便解缆推篷，打桨开船，望南湄而来。  
& u# I" A3 p6 k0 ~7 c1 c  
此时风雪仍大似上半日，那船行得极快，想是酒暖手活之故。申牌时分，到了南湄。贾兴叫仇三在船看守，他去叫那主儿把车子来接，仇三答应。贾兴戴上箬笠，匆匆上岸而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贾兴跟着一辆车子，到了船边。  
) o, ]: O8 r/ K  
车里走下一个三十余岁的妇人，上了船。贾兴引进中舱，把飞龙指与妇人看了。妇人笑嘻嘻对贾兴道：“你在哪里弄来这样的宝货？真亏了你！只是八百金之数太多，三百两罢。”贾兴道：“嘻！你那娇奴、凤姐，可赶得上吗？你也是四百两一个弄来的，这样好一朵未破蕊的牡丹花，一年半载怕不替你挣上一万八千？听说比丘国王在各处选取美女，你只把她教会歌舞献上去，除赏你十万八万不算外，怕还封你的国丈娘娘，子子孙孙都是王亲哩！”" I- p$ q& ~7 |1 u8 [- J  
  
妇人笑道：“休要油嘴！就是四百两。”仇三蹲在一旁，望着妇人，一言不出。贾兴道：“六百两再不能少了。”\* K: F, D; C+ [! |" o- q. U  
/ ?# h( z' P  u" a: t7 E% [  
妇人沉吟了一会，又把飞龙端详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五百金，此是头等身价，再多是多不去的。”贾兴故意望着仇三，为难片晌。仇三会意，道：“大哥看破些，就是这样罢。”; D; l5 C" X% f; ?) T  
  
妇人望着仇三笑道：“还是这位大哥爽快。”贾兴也就允了。妇人怀中取出三百两纹银，递与贾兴道：“再有二百两，同我取去。”% [" V1 g5 s; w+ a  
) f3 \_9 S8 W5 O/ ^" ~0 T  
贾兴收了银两，交与仇三收好，将飞龙抱起下了船，安放在车里，妇人跟着上了车。" m" Z% U% d) b+ w- C1 a, L  
  
贾兴对妇人道：“我刚才对你说的她的情由，你莫忘了。”妇人道：“我自理会得，任他是贞洁烈女，到我手中总要降服的。”贾兴笑了，随着车儿一路行去。仇三在船上等到天将傍晚，贾闪回船，怀中取出二百两银子，放在舱板上，去了箬笠，雨雪仍然不住，盖好篷，点起灯，洗了手脚，重新烫酒烧菜，二人开怀畅饮谈笑一会，打好主意，乘夜开船去了。4 e% N$ |% R" m: @  
& h1 ]# |$ G& J( I1 r7 @0 p9 }& y6 Y  
且说南湄地方，是个水路交通之区，商物聚会之所。闾阎整齐，车马辐辏，十分繁盛。这娑婆世界上，凡热闹城市，都有女闾。那买飞龙的人名叫宝娘，姓却不止一个，只认她最后的一个姓杜。杜宝娘闾中娇奴、凤姐，是顶出色的尖儿货。还有甚么鹰儿、燕儿、红儿、翠儿，都是些应时货色，不过帮衬场面而已。今日买得飞龙，觉得娇奴、凤姐，一齐减色，又是个年纪正好含苞未吐的鲜花，心中好不快活。飞龙的来历贾兴已对她说明，只说郑氏安放在别处，不曾说出谋毙的话。  
  
杜宝娘把飞龙安在一个小院里，放在床上躺下。到了二更后，人都睡静，带了一个名叫阿春的使婢，掌了灯，自己取一碗冷水，含了一口向飞龙脸上噀去。  
  
飞龙吃酒不多，悠悠苏醒，睁眼一看，见满屋里陈设鲜华，光彩夺目，不是船上的光景，大吃一惊，叫声：“干妈，这是甚么地方？”  
1 p9 `& u7 {1 k5 z  
宝娘挨近身去叫道：“龙姑娘，这是你干妈表姐家中。你干妈同她表姐到亲戚家去了，不便带你去，把你留在这里托我照应。我同你干妈的表姐是妯娌，算是你的表姨妈。你肚中饿了么？饭是端整好的，可起来吃点。”7 B$ m) C0 O1 a' j  
0 ?+ ^3 D+ m5 K$ j# H, r0 X  
飞龙听了，心中模模糊糊，摸不着头脑。只得挣起身坐了，周身软弱，十分吃力，只得叫声：“姨妈，我干妈要去，为何不关照我一声？今夜几时回来？”  
6 n" |2 R1 V" @  
宝娘道：“亲戚家总得十日半月的留住，那得今夜便回？说不定明日后日叫人来接你去哩！你只宽心在这里，急些甚么？你干妈去的时候见你睡熟了，不肯惊醒你，再三瞩咐我好生照应。”  
! j. }4 Q+ D3 a  
此时饭已搬来，摆了一桌。飞龙只得下床与宝娘行了个常礼，杜宝娘携了飞龙的手，到了席上坐下，陪着吃饭。飞龙见满桌的珍馐，只得随便吃点就放了碗。宝娘也不深劝。阿春递了漱盂手巾，搬开碗筷。  
  
宝娘道：“龙姑娘路上辛苦，好好睡罢，明日晏些起来不要紧，叫阿春在房陪睡。”出房去了。; ?# b\* n- X# f) C, f# E6 \  
8 G$ C1 Y) A\* {% R. I- ^  
飞龙只得立起身送出了房，回身坐在床沿，呆呆地想道：从不听见干妈说此地有个表姐。我明明白白同干妈坐在船上避风吃酒，为何不知不觉到了这里，干妈又不在身边？就要到亲戚处，为甚么忙在今一夜？好令人难猜！就是这个甚么姨妈，举止言谈虽说十分亲热，我看她的情形，总觉大家人不象，小家人不象，看人走路，另外有一种说不出的模样。到底不晓得是甚么人家？看这房里光景，象是个豪富门户。且喜得不见一个男子，我只是格外留心，总要见了干妈才得放心。  
  
正在胡猜乱想，阿春道：“姑娘睡罢，天不早了。”飞龙见这丫头虽然生得粗钝，头上香油却擦得光光的，脸上脂粉却抹得浓浓的，衣服也还扎得整齐，只得应了一声，放下帐幔，倒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左思右想，不觉沉沉睡去。& R; G3 w% I$ M1 Q6 ?# w, {  
  
到了次晨醒来，阿春舀了面汤，梳洗毕，宝娘笑嘻嘻地领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颇有几分姿色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后面跟一个仆妇，挟个衣包走进房来。宝娘指着那女子道：“这是我的大女儿，名叫娇奴，与姑娘是姨姊妹。我怕你一人寂寞，叫她来陪陪你。”说罢，在仆妇手中接过衣包，在桌上打开，尽是些鲜艳衣服，又有些簪珥钗环，玉色金辉，耀人眼目，指着道：“我把来与你换的，就叫阿春领到小房里去更换。”  
  
飞龙立起身来道：“姨妈何必如此！我不过在此打搅一两日就要去的，我还是穿着自己的便当。就是换洗的也有，在我干妈手里。况且我阿公死了不久，也不便穿鲜色衣服。姨妈不必费心，只求姨妈引我去见我于妈。”( f4 L( H7 C8 U$ m8 ]  
( \9 n+ {) f# H9 m( d' `' C\* Z/ C  
宝娘沉吟半晌道：“呵，我倒糊涂了！你干妈曾经说过，我另外替你做两件素衣服罢。我叫娇奴来陪伴你，你只放心住下。亲戚家不比外处，不过两三日，你干妈就回来了。”对着娇奴道：“姨妹幼小，你要好好待她！”娇奴含笑应了。宝娘带着仆妇挟了衣包走去。娇奴问道：“妹妹，点心可曾吃过？”阿春接口道：“不曾。”  
/ I% q" k9 i% x8 F4 p$ m$ I( [  
娇奴道：“快去搬点心来！”阿春去了，一刻搬上点心，飞龙同娇奴略吃了些。吃毕收过，大家谈论起来，倒还合意。飞龙道：“姐姐，我干妈到底几时回来？”娇奴道：“昨晚妹妹来的时候，我不在家，我又不曾见着干妈。我妈说十余日就回来，大约不会错的。妹妹尽管安心。”飞龙也不便再问，只与娇奴说些闲话。9 k2 e& Y+ R2 g. X  
- U1 {8 s! t) U0 D  ~' R) ^/ p  
午饭后，娇奴对飞龙道：“我看妹妹有些烦闷，我弹着琵琶，唱支小曲，替妹妹解闷可好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叫阿春取琵琶来，把弦索调准，抱在胸前，侧着面，一路弹，一路唱。手滑声柔，十分动听。所唱曲子却淫荡不过，无非要想挑动飞龙。怎奈飞龙心中有十分的忧疑，百分的悲怨，哪里听得入耳？不但词曲听不出，就是琵琶的声音也象不曾听见一般，痴痴地坐在那里发呆。  
1 u6 G& u5 ]2 U/ i+ `  
娇奴只当飞龙听得入神，越发地轻捻慢拢，低唱高歌。正在十分有兴，忽听门外有人大声喝采，倒把飞龙大吃一惊，探头向外一看，只见姨妈同着一个少年，立在门边。那少年拍手蹬脚地道：“妙儿！妙儿！可要了我的命了！”' w2 u, l7 z- n! J9 e\* I. h  
/ W% M5 r0 Y8 @  
见那姨妈扯着少年急急地走出去，那少年还一步一回顾、不住地摇头晃脑。  
  
飞龙心中诧异。正是：方从骇浪惊涛过，又引狂蜂浪蝶来。  
  
话说娇奴正在弹唱，飞龙听得有人在外面喝彩，探头一看，见那鬼鬼祟祟的情形，心中十分诧异。恰好娇奴也停了弹唱，笑眯眯望着飞龙道：“妹妹你听这支曲可是有趣？”飞龙微微点头。  
% `" \_: s: ?6 L0 q  
娇奴道：“妹妹若是喜爱，我慢慢地来教你。象妹妹这样的聪明，不过一两月就全会了。”飞龙此时哪里有心同娇奴讲话，只说道：“姐姐不要弹唱了，我此时很觉困倦，我要躺一会。”娇奴道：“妹妹只管躺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放下琵琶去了。  
4 ^% H( e6 {" \- P$ I: h  
飞龙躺在床上细细想：适才的光景，说那人为的娇奴姐姐，为甚么姨妈引着一道来？明明是为的是我。姨妈这样的举动，显见得不怀好意。无奈干妈又不在身边，我倒要步步的留神才是。心中越想越惨，越想越怕，闷闷沉沉过日，只望见了干妈的面，再作计较。无奈再三探问，终不得一个确信。且喜宝娘等不常来聒噪，只得耐着性儿挨过日子。3 ]2 c% y0 A5 v1 U' `- \_6 k  
) ^- W\* @2 a3 V0 C6 a! ?  
一日黄昏后，忽见宝娘笑嘻嘻地走来道：“龙姑娘，你干妈叫人来接你，车子在门口，快快收拾好。”; g6 r" \_9 T) X\* \_  
- X0 Z1 N! L2 l4 z  
飞龙听说干妈来接，好似囚犯得了赦诏一般，心中好不欢喜，随答道：“我用不着收拾，就烦姨妈领我去便了。”) w& H1 K4 A- G8 K- z  
  
宝娘引了飞龙，弯弯曲曲到了一个小门，果然门外停了一辆小车。飞龙不分好歹，急急地上了车，只说了句“搅扰姨妈，再来酬谢”的话。宝娘含笑点头。\* }# J& M6 P( T1 Z# i' |7 c  
: M# N( N+ l1 W8 H' E1 \& q  
车轮一动，也不知向何方行走。约一小时，车轮已停，御人先跳下车去了。少时便走来一个中年妇人，后面跟一小丫鬟，执了笼烛，来扶飞龙下车。车子随即咕噜咕噜地去了。飞龙下了车，见到的地方是个大庄院，粉壁朱门，气象宏阔。一步步跟着那妇人走进，所走之处虽看不得十分清晰，却都是垂帘荡雾，曲槛约花。走了好一会、到子一个小院，四围竹木黑鸦鸦的不知多少。  
  
门是开着的，一直走了进去，满眼的金碧交辉，直晃得人的眼花，飞龙也无心细看。转过围屏，是个池塘，靠池塘是一排三间的小屋，帘幕卷红，氍毹贴翠，麝香四溢，蜡炬双辉。进了东首一间屋里，床帐台椅，色色精良。书楼上摆设些物件，大约都是古董。那妇人便开口道：“姑娘请在此少坐，我去请你干妈来。”  
  
飞龙声谢道：“有劳妈妈。”那妇人转身出去，叫小丫鬟备了茶水送到房里，匆匆而去。小丫鬟送了茶水，仍然退出房外。飞龙一人冷冷清清坐在房里，呆呆等候。无奈自从那妇人去后，约有一个更次，静悄悄毫无声息，心中便觉难过起来。$ p6 \1 ]( B3 c/ r! U& M  
! e; X$ j. f/ y  
约莫三更天气，忽听外面足声橐橐，渐走渐近，心中一喜，忙立起身来，走近门口。门帘开处，一个人跨进房来，晃眼一看，哪里见干妈？却是一个男子，心中老大吃惊，不觉张皇失措。  L+ f% [( {- }  
6 ^2 }0 h4 d$ b  Z/ ?  
只听那男子笑说道：“姑娘等久了。” 一面说话，一面向飞龙一揖。飞龙只得勉强敛衽还礼，偷眼细看，颇觉面熟，沉心一想，忽然记起那日偷看喝彩的人，心中明白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急定一定神，退一步坐在几上，低头瞪目，一声不响。  
6 Q, r" L7 l9 Z  
那男子回身向门外吩咐：“你们快将酒饭搬进来！男的散去，只留女的在此伺候。”门外哄应一声，一时壶酒碗菜，陆续搬进，摆列一席。那男子走近飞龙身边，满面笑容，曲躬柔气道：“姑娘想已饿了，可随便用些酒菜。”飞龙不答话，也不动身。  
  
那男子又道：“自从那日得睹仙颜，我的灵魂儿通被姑娘收去，终日颠颠倒倒，寝食不安。且喜今日仙子下临，小生就有命了。这也是前生注定的姻缘，小生修下的艳福。姑娘既到此间，且同饮三杯取乐，休误了千金一刻的良宵。”' I! \5 o3 B$ u  
3 m1 Z7 T& Y% ?5 |! L3 q  
飞龙坐在那里，仍然一言不发。那男子反哈哈大笑起来，又说道：“新人害羞，这是古今的通例，须得新郎的脸放厚点，方能济事。”说罢，即用手来牵飞龙的衣袖。: T; K% H& R$ W, y# \_  
& j+ \+ r% Q; \_1 L. r- q  
飞龙见他逼近身来动手动脚，心中一急，陡地立起身来，剑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指着那男子说道：“你这不顾羞耻的猪狗，不存天理的强盗！胆敢作此犯法蔑良之事，串同奸人，欺辱良女！我的性命早已拼着不要了！我是视死如归的人，你若知我的详细苦情，能够使我见干妈，你也是积阴德，我虽是个女流，或者有个报恩的日子，你若是恃势逞奸，想我从你，我头可断，身不可辱，只有一死对付你！”  
/ t( }7 I, L: \; B8 G  
可惜飞龙这般言语，那男子哪里所得进一字？只涎着脸凑近身来，笑央道：“姑娘的话，我一些也不懂。我是费了若干心机，才得姑娘到此。别的话暂且搁起，今夜成了好事，明日再作商量。”说罢，又用手来扯飞龙。飞龙把手一摔，两个鼻翅一搧，哼了一声。  
  
正待发作，那男子却拍手跌脚起来，狂笑道：“我呆了！我呆了！”两步抢到门口，对着外面道：“你们女的通去睡罢，用不着你们伺候。”外面同声噭应，一齐去了。那男子即将房门拴好，向飞龙一揖道：“好了，男的女的通去了，我晓得姑娘是因有人在此，不好意思。此刻只有你我夫妻两人，不须作态，来，来，畅饮几杯，再休张张致致，酒菜通冷了。”便用双手来抱。\* \_9 n) S, b9 v$ F0 y6 |0 i+ w# o  
  
飞龙一急，一掌向那胸前推去。那男子不防，一个跄踉颠去五六尺远，几乎跌倒，不觉暴跳起来，指着飞龙吼道：“你这不识抬举的小贱人，你倒敢出手打我！你既到了这个喊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地方，任你那样倔强，要想逃脱，万万不能！你既不识抬举，我也不耐烦与你讲礼义，看你怎样！”说罢，张牙舞爪，奔上前来。飞龙心中一急，生出计较，忙将桌上的酒壶抢在手中。  
1 `  f7 q( p9 c2 a3 `  
那男子恰好奔近身来、飞龙举起酒壶，劈头击下，不偏不斜，端端正正击在那男子的头脑。只听哎呀一声，跌倒在地。飞龙放下酒壶，坐下略为歇息，然后立起身来，举起蜡烛一照。见那男子己是脑花迸裂，浑身是酒，死于地下。  
  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